

曾國藩全集

(清)

李瀚章編
李鴻章校



第六册

经史百家杂抄（上）

曾國藩全集



● 辽宁民族出版社

经史百家杂抄序例

姚姬传氏之纂《古文辞》，分为十三类。余稍更易为十一类：曰论著，曰词赋，曰序跋，曰诏令，曰奏议，曰书牋，曰哀祭，曰传志，曰杂记，九者，余与姚氏同焉者也；曰赠序，姚氏所有而余无焉者也；曰叙记，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无焉者也；曰颂赞，曰箴铭，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词赋之下编；曰碑志，姚氏所有，余以附入传志之下编。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后之君子以参观焉。

村塾古文有选《左传》者，识者或讥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三代两汉。今舍经而降以相求，是犹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国？”将可乎哉？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姚姬传氏撰次古文，不载史传，其说以为史多不可胜录也。然吾观其奏议类中录《汉书》至三十八首，诏令类中录《汉书》三十四首，果能屏诸史而不录乎？余今所论次，采辑史传稍多，命之曰《经史百家杂钞》云。湘乡曾国藩识。

著述门^三类

论著类 著作之无韵者。经如《洪范》、《大学》、《中庸》、《乐记》、《孟子》皆是；诸子曰篇、曰训、曰览，古文家曰论、曰

辨、曰议、曰说、曰解、曰原皆是。

词赋类 著作之有韵者。经如《诗》之《赋》、《颂》、《书》之“五子作歌”皆是；后世曰赋、曰辞、曰骚、曰七、曰设论、曰符命、曰颂、曰赞、曰箴、曰铭、曰歌皆是。

序跋类 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经如《易》之《系辞》，《礼记》之《冠义》、《昏义》皆是；后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题、曰读、曰传、曰注、曰笺、曰疏、曰说、曰解皆是。

告语门^四类

诏令类 上告下者。经如《甘誓》、《汤誓》、《牧誓》等，《大诰》、《康诰》、《酒诰》等皆是；后世曰诰、曰诏、曰谕、曰令、曰教、曰敕、曰玺书、曰檄、曰策命皆是。

奏议类 下告上者。经如《皋陶谟》《无逸》《召诰》及《左传》季文子、魏绛等谏君之辞皆是；后世曰书、曰疏、曰议、曰奏、曰表、曰札子、曰封事、曰弹章、曰笺、曰对策皆是。

书牋类 同辈相告者。经如《君奭》及《左传》郑子家、叔向、吕相之辞皆是；后世曰书、曰启、曰移、曰牋、曰简、曰刀笔、曰帖皆是。

哀祭类 人告于鬼神者。经如《诗》之《黄鸟》、《二子乘舟》、《书》之《武成》、《金縢》祝辞、《左传》荀偃、赵简告辞皆是；后世曰祭文、曰吊文、曰哀辞、曰谏、曰告祭、曰祝文、曰愿文、曰招魂皆是。

记载门^四类

传志类 所以记人者。经如《尧典》、《舜典》，《史》则《本记》、《世家》、《列传》，皆记载之公者也；后世记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志铭、曰行状、曰家传、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谱皆是。

叙记类 所以记事者。经如《书》之《武成》、《金縢》、《顾命》，《左传》，记大战、记会盟，及全编皆记事之书，《通鉴》法《左传》，亦记事之书也；后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见。

典志类 所以记政典者。经如《周礼》、《仪礼》全书，《礼记》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宫铸章”皆是；《史记》之八《书》，《汉书》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书也；后世古文如《赵公教菑记》是，然不多见。

杂记类 所以记杂事者。经如《礼记·投壶》、《深衣》、《内则》、《少仪》，《周礼》之《考工记》皆是；后世古文家修造宫室有记，游览山水有记，以及记器物、记琐事皆是。

经史百家杂抄总目

卷之一	论著之属一 凡论著类,以孟、庄、韩、苏为宗。 ……	5
卷之二	论著之属二 ……	57
卷之三	词赋之属上编一 凡词赋类上编,以《诗》、《骚》、杨、马、班、张、潘、庾为宗。 ……	111
卷之四	词赋之属上编二 ……	163
卷之五	词赋之属上编三 ……	209
卷之六	词赋之属下编一 凡词赋类下编,以杨、班、郭、 韩为宗。 ……	247
卷之七	词赋之属下编二 ……	284
卷之八	序跋之属一 凡序跋类,以迂、固、柳、欧、曾、 马为宗。 ……	320
卷之九	序跋之属二 ……	374
卷之十	诏令之属 凡诏令类,以《尚书》、汉诏、陆贽、欧阳为宗。 ……………	431
卷之十一	奏议之属一 凡奏议类,以西汉奏疏、陆贽、苏轼为宗。 ……………	480
卷之十二	奏议之属二 ……	529
卷之十三	奏议之属三 ……	576
卷之十四	书牋之属一 凡书牋类,以曹、王、韩、柳为宗。 ……	616
卷之十五	书牋之属二 ……	654
卷之十六	哀祭之属 凡哀祭类,以潘、韩、欧、王为宗。 ……	689
卷之十七	传志之属上编一 凡传志类上编,以马、班、陈、	

	范为宗。	739
卷之十八	传志之属上编二	789
卷之十九	传志之属上编三	845
卷之二十	传志之属下编一 凡传志类下编，以蔡、酆、欧、 王为宗。	883
卷之二十一	传志之属下编二	928
卷之二十二	叙记之属一 凡叙记类，以《左传》、《通鉴》 为宗。	965
卷之二十三	叙记之属二	1012
卷之二十四	典志之属一 凡典志类，以礼经暨马、班、欧、 史为宗	1049
卷之二十五	典志之属二	1104
卷之二十六	杂记之属 凡杂记类，以韩、柳、欧阳为宗。	1149

经史百家杂抄 卷一

目 录

论著之属	5
书洪范	5
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	7
养气章	9
神农之言章	11
好辩章	13
离娄之明章	14
鱼我所欲也章	15
舜发于畎亩章	16
孔子在陈章	16
庄子逍遥游篇	17
养生主篇	19
骈拇篇	20
马蹄篇	22
胠箧篇	23
达生篇	26
山木篇	29
外物篇	33
秋水篇	36
荀子荣辱篇	40
议兵篇	44

韩非子说难篇	51
贾谊过秦论上	52
过秦论中	54
过秦论下	55

经史百家杂抄卷一

湘乡曾国藩纂 合肥李鸿章校刊

论著之属一

《书洪范》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鹭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陞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叙。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享用五福，威用六极。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

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茆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夔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则颇僻，民用僭忒。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太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徵：曰时雨若；曰时暘若；曰时燠若；曰时寒若；曰时风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

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闻之胡斲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觫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的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觫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

去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曰：“否。吾不为是也。”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曰：“可得闻与？”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曰：“楚人胜。”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

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养气章》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

虽褐宽博，吾不憊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入复起，必从吾言矣。”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

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曰：“然则有同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曰：“敢问其所以异？”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予以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民生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孟子·神农之言章》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履织席以为食。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廩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